

● 困惑的外交官 ●

——丑陋的美国人

[美] 威廉·莱德勒 著
尤金·伯迪克
晓茅 肖红英 刘莎 译

The Ugly
American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I712.6
L026

The Ugly American

27162

困惑的外交官

——丑陋的美国人

〔美〕威廉·莱德勒

尤金·伯迪克

著

晓茅 肖红英 刘莎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The Ugly American
by
William J. Lederer
Eugene Burdick

根据FAWCETT PUBLICATIONS, INC. 1960年版译出

困惑的外交官

——丑陋的美国人

〔美〕 威廉·莱德勒 著
尤金·伯迪克

晓茅 肖红英 刘莎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74千字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承德第一次印刷

书号: 10345·026 定价: 2.00元

ISBN 7-80049-084-X/I·9

译 者 的 话

本书原名《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作者是两位美国著名的南亚问题专家。此书写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作者着力刻画了50年代初的一批外交官员和经投人员，既反映了这些人员的不学无术、争名夺利、腐败愚蠢的嘴脸，也反映了他们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恐惧和敌视以及顽固地推行强权政治与大美国主义的恶劣行径。在哀叹怜惜之余作者也讴歌了极少数所谓兢兢业业从实际出发为所在国人民解决切身利益的小人物，并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情节生动有趣且多诙谐之笔，读来饶有兴味。当然其中不少观点我们不能苟同，相信我们的广大读者是会作出正确判断和取舍的。为了更确切地反映本书的内容，我们翻译时改名为《困惑的外交官》。

历史已走到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近30年来，世界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世界力量已重新组合，昔日的大国势力范围也已面目全非，整个形势已与《困惑的外交官》中所描写的根本不同了。但是，作为了解历史上那么一个时期的美国亚洲政策的某些方面，了解历史上某一时期美国国民某种状态，此书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材料。这对我们了解世界，走向世界是大有裨益的。基于这种想法，

我们翻译了此书。全书原文无注释，译文中的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译 者

1987年8月4日于成都

前 言

毋庸讳言，这本书的内容是虚构的。不过书中描写的很多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和外交活动中，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发生过。它们不仅发生在书里所涉及的亚洲，而且发生在全世界，发生在有200万美国人供职的59个国家之中。

在本书的结尾，我们增写了一篇关于内容真实性的补白，我们希望，读者能从阅读这篇补白中，了解并确信本书并非子虚乌有的编造，它是有真实生活基础的。虽然书中的人名、地名、事件我们没有用真实名称，而且做了加工虚构，但我们不是想避人耳目，含沙射影。我们的目的，只是希望本书能给人们以启迪，能激励人们思考，在思想上充分认识这些人物和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和价值，从而，能激励人们付诸行动。

威廉·莱德勒

尤金·伯迪克

1958年于夏威夷珍珠港

目 录

1. 幸运, 幸运的路易之一..... (1)
2. 幸运, 幸运的路易之二..... (20)
3. 九个朋友..... (28)
4. 大家都爱乔·滨..... (51)
5. 私人密信..... (59)
6. 为您提供国外就业机会..... (62)
7. 外交女郎致朋友的信..... (68)
8. 大使与新闻界..... (71)
9. 隔墙有耳..... (76)
10. 爵士小伙..... (90)
11. 战争的弹片..... (95)
12. 战争的教训 (110)
13. 美国在缅甸应该做些什么? (121)
14. 怎样收买美国低级官员 (132)
15. 来自萨凡纳港的偶像 (150)
16. 海军上校邦宁 (166)
17. 丑陋的美国人 (179)
18. 丑陋的美国人与丑陋的萨克汉人 (188)
19. 昌东村的驼背 (204)
20. 参议员先生 (211)
21. 麦怀特大使的命运 (233)
22. 关于本书内容的补白 (240)

幸运，幸运的路易之一

尊敬的美国大使路易斯·西尔斯来到萨克汉，他很生气。尽管空调器使他的办公室十分凉爽，但他仍感到闷热和烦躁不安。他抚平了那张在海河市有广泛影响的萨克汉《东方之星》载有社论的那一版，仔细研究起那幅漫画来。

我不诅咒该国总理和那些小顾问们所讲的话，西尔斯暗自念叨。这个可恶的《东方之星》是一家左派报纸，那漫画看上去又那么象我，这是严重事件。

他气得发抖，猛地把头从报纸上扭开，转向窗口。大使馆的草坪生长着长长的、经过仔细修剪过的纯净的绿草，起伏着向下延伸到海河的主要街道。草坪两旁色彩绚丽……红色的、紫色的九里葛，色彩柔和的芙蓉花，无数仪态万方的兰花寄生在榕树上高傲地悬吊着，还有一排排鲜嫩笔直的竹子。在草坪边缘铁栏杆把大使馆的地面与那条混乱、嘈杂的大路分开。

从农村来的妇女队伍连续不断地涌进海河城，她们每天早晨都是如此。她们背着柴捆，或是挎着盛有萝卜、鲜洋葱头、直接放在湿叶上的豆子的篮子。偶尔，也有头顶鱼篮的妇女经过。那些小鱼在清晨的阳光下泛着银光。不管何时，

男人总是骑着车，在喋喋不休的妇女身旁驶过。

西尔斯大使此刻忘掉了他由于漫画而引起的愤懑。他想起了这些猴子似的人；妇女们干所有的活，而男人们却享受一切欢乐。

他能看到的唯一机动车辆，是美国军事顾问代表团赠给萨克汉政府的卡车。这些卡车飞快地在这条路上奔驰着，它们的喇叭不断地吼叫着，就好象引擎发动时，它们就要翻了一样。卡车往北方运送军事物资，精巧的手榴弹箱，一捆捆带刺的铁丝，一桶桶汽油和柴油。还有大长方形的箱子，这些箱里装有拆卸了的、口径为50毫米的机关枪。

西尔斯大使想着，所有的武器都是由美国制造的。他重新低头看那张《东方之星》报，气马上又上来了，那漫画画得很明显。虽然他念不出下面的萨克汉字，但由于不断地琢磨，这几个字对他很有压力。画中意思很清楚：漫画上有个矮胖的美国人，他的脸正在淌汗，他的嘴张开着就象骡子在叫。绕在他脖子上的一根绳子牵着一个瘦瘦的、打扮优雅的萨克汉人，他们正对着一个写有萨克汉字的招牌。大使能认出其中的两个字——“可口可乐”。在那个矮胖子下面是英文单词“幸运”。

西尔斯大使非常希望大使馆中的一些美国人通晓萨克汉文。他讨厌去向属于美国新闻处的本地翻译询问有关那些漫画的意义。他怀疑那些象猴一样精的该死翻译在说谎。可是关于这幅漫画，他们不能轻易地奉承他，即使那个胖子没被叫做“幸运”也不能。

“幸运，幸运的路易斯”是这位美国大使在美国政界时的绰号。他出名了，作为成功的参议员已有18年了。但据说

他总是由于好运气，侥幸地在选举中获胜。当民主党人西尔斯第一次获胜时，德鲁·皮尔逊在此之前就说过他会被选中，因为他在民主时期作为民主党人是够运气的了。在他的第二次竞选中，他那位共和党对手在选举前10天由于跌倒而死去。对于这件事，就连西尔斯本人也承认是运气。在他第三次竞选期间，他对手的妻子陷入一件丑闻中。但西尔斯不满地注意到，当他第四次失去上台机会时，没人想到这是坏运气。

实际上，当他在最后一次选举中失败时，并不太着急。他在政界呆得时间够长的了，也知道自己的党也承认了他。选举后两天，他夹着投票的记录，拜访了该党全国委员会。政治决策者们正在等着他。

“幸运儿，您想干什么样的工作？”他们问道。

“当个待遇好、任期长的联邦政府的法官。”他立刻回答。

“这很好，但两年内不会有这个空缺。幸运儿，在此期间，您觉得当一名大使怎么样？”

“我？当大使？”西尔斯问道。他立刻想象出自己身着早礼服和带条的裤子在圣詹姆斯法院前，或在巴黎富丽堂皇的大使馆建筑物前露面的情景。西尔斯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从他脸上足以看出期待的样子。“听着，朋友们，作为大使花费要比他创造得多。如果你们找到一个为我承担风险的慈善家，这事就好办了。但你们知道我个人的地位，18年后的今天，我个人得到的一切都已归功于党了。”

决策人没有任何评论地点点头。他们经常听到一些议论，但这决不能影响他们。

“在萨克汉有个大使空缺。”决策人说道。

“大使职务可得到1.75万美元，您应该能省钱。有1.5万美元招待津贴，您可以买免税的酒，您还可以免付租金住大使的官邸。”

“可萨克汉到底在哪儿？”

“这是个小国，靠近缅甸和泰国。”

“可你们知道，不是我有成见，与黑人一起，我干不好工作。”

“他们不是黑人，是棕色人。好吧，如果您不想干的话，我们可以安排您当法律助理……。”

“我接受了。”

起初，西尔斯大使爱上了所分派的工作。那廉价的酒是真的，大使的官邸是他使用过的最宽敞、装饰最漂亮的房子。西尔斯夫人对这所房子着了迷。然而，在他到达后不久，报上出现了漫画，西尔斯大使被这些漫画深深地伤害了。在美国，嘲笑他的矮胖和红脸，他从未介意过。事实上，在扶轮国际会议上他总是以这样的话开始他的演说：

“现在，作为一名胖子，我认为自己干得很好，这靠的是你们这些在华盛顿的年轻人。”

每次这种发言，总是得到一阵笑声。但西尔斯大使感到，对于本地人嘲笑他的体格就太有点盛气凌人，不那么回事了。

当房门打开时，他还在看那幅漫画，进来的是大使馆的新闻发布人玛格丽特·约翰逊，她由于激动而脸色发红，甚至连早安也没有问候就开腔了。

“大使，一群暴民打了约翰·科尔文那个制造奶粉的青

年，并在昨夜把他扔到了大使馆的台阶上，”她急促地说着：

“我们叫了医生，医生认为这个青年死不了。可是，我们最好为报纸准备一份声明。”

“噢，看在彼得的份上，”西尔斯生气地说，“为什么这种事总得在清早发生呢？他们为什么要打他？”

“我们不太清楚，”玛格丽特说，“有张便条用大头针别在他身上，上面写着关于他糟蹋萨克汉女孩的事。”

西尔斯大使回到他的椅子上，笑了起来。

“啊！我要挨骂了，”他高兴地说，“我总认为科尔文这家伙有点过于一本正经了。玛吉，我告诉您，常常是那些沉静的人，当他们无计可施时，就会采用一点武力。”

玛格丽特听了大使这番话显出厌恶的神情。但当她开口讲话时，她的声音很镇静。

“这件事可能会变成一件相当严重的事件，大使先生。”她说，“当一个政党抓住这样的事，不顾一切地夸大其词，您将永远搞不清事实的真相。”

“得了，玛吉，别谈这件事了。”西尔斯大使说“从什么时候起，男孩和女孩的恋爱事件会卷入大的政治问题呢？如果您想为什么事担忧的话，那就为这幅漫画操操心吧。叫尼功王子，管他叫什么，就是那个负责调查的人，叫他来。我们先把这个报纸事件搞清楚，然后我想，该去医院看望那个可怜的科尔文。”

玛格丽特小姐客气地点点头，然后离开了房间，

在模糊不清、平淡的梦中，约翰·科尔文意识到缠身的绷带。他慢慢地回到了现实中来。病房浮现出来，这里寂静

而且充满阳光，角落里的脸盆架稳稳地立在那儿，眼前又显出他的病床。最后，他觉得自己是病房景物中的一部分。他身裹纱布，躺在床上，在药品轻微的作用下，他仍感到了疼痛。由于那些事件他进了医院，直到事件平息，作为既定事实被确认的记忆，重新浮现在他脑海里。他甚至记得，当事件发生时，他还不相信，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德翁曾是他的朋友，10年前救过他的命，和他一起在恐怖中度过，而现在却在他的身后用枪对着他。他是在1943年空降到萨克汉后不久遇见德翁的，那次相遇德翁救了他的命。

科尔文是和其他两名美国人一起空降到萨克汉的。他们受到过精心的挑选，都通晓萨克汉语。他们都有近似于萨克汉人一般的身材和体魄，他们的脸被染成萨克汉本地人的浅褐色。他们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也都是硬汉，能力强，认为自己会永远活下去。两个星期后，科尔文是唯一还活着的人。他四次从日本巡逻兵身边逃跑，只有和德翁的友谊才能使他幸免于难。

科尔文顺着丛林小路跑着，他感到第四次要逃脱包围他的日本巡逻兵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他从丛林中跑出，来到一个小湖旁，看见德翁正在那刷洗他家的水牛。他们互相凝视了好一会儿，科尔文立即决定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德翁。

“我是这里的美国情报人员，是反抗日本人的。”科尔文用萨克汉语急促地说道。“我被日本巡逻兵包围了，如果不马上找到一个藏身的地点，他们就要抓住我了，你能帮忙吗？”

德翁坐在水牛背上，低头看了科尔文一会儿，然后从水牛背上滑下来，朝科尔文走来。

“我来帮你。”德翁眼中闪着激动的亮光说。

科尔文点点头。德翁马上拉着他的胳膊朝一个又宽又浅的水沟跑去。在沟边德翁一手拔起三根空芦苇，另一只手把约翰推进水里。

“用芦苇呼吸，头一点儿也不要动，等我拉出芦苇你再露出水面。”德翁说。

他把科尔文推到水底，又把一块大石头放在科尔文的胸口上，这样他可以呆在水下。这条沟有两英尺深，装有足够的水，所以科尔文距水面还有6英寸。他惊慌了好几秒钟，接着放松了，他发现能通过芦苇进行呼吸，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5分钟后，3名日本巡逻兵来到湖边。约翰模糊地听到他们交谈，还能说出他们是几时离开的。他在水里呆了10多分钟，接着感到嘴里的芦苇被轻轻地晃动，他坐起来，泥水从脸上、身上淌下来，德翁正朝他咧嘴笑呢。

在以后的8个月里，这两个人漫游了萨克汉的大部分地区。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炸毁了12列日本军用火车，拆毁6座军用桥梁，并在8艘日本武装巡逻艇上安放了定时炸弹。

那时，仿佛死亡的命运使得每个印象更深刻了。科尔文逐渐了解了德翁，也了解了萨克汉人民。有一次，他们为逃避日本巡逻兵，不得不藏在使人伤感的、异常美丽的坟地旷野里。萨克汉世代人就埋在这儿的一块块经过复杂雕刻的墓石下，密密的翠柏环抱着旷野。他们在墓石中爬行了8小时，总与日本巡逻兵保存一到两行墓碑的距离。到黄昏，日本巡逻兵才突然停止搜索。

又有一天，他们躲在位于美丽的桔河边的一座萨克汉庙

里。这次来搜捕的不是一般的日本步兵小队，而是来自反间谍活动部队的特别分遣队，为达到在地面抓到科尔文的特别目的，专门从印度尼西亚空降而来的。科尔文不想藏在庙里，它的背后是那条桔河，阻住了可能逃跑的路。德翁没有争辩，他满有把握地坚持认为这座庙是他们藏身最安全的地方。

这庙由两个身着藏红色长袍的和尚掌管着，陪伴他们的是众多在硕大、损坏了的庙碑中上窜下跳的圣猴。当德翁和科尔文快步进到庙里时，这两个和尚正在进行晨祷。当德翁和科尔文跑进大殿里，爬上通常只有猴子住的沉重的石头椽中时，他们没有抬头看。当日本兵进到庙里时，他们也没有抬头看。两个和尚的头剃得光光的，在阳光下闪着光亮，在日本中尉刺耳的询问时，他们的手仍然合拢着，继续祷告着。甚至当中尉的脸由于生气而扭歪，把手枪对着一个和尚头时，他们也没有停止祷告，当中尉扣动了扳机，被击中的脑子和带血的骨头块猛地越过庙宇的台阶时，另一个和尚也没停止祷告。在这样单调、麻木的情景下，那个中尉也无计可施。在一番徒劳、草率的搜索之后，他领着分遣队离开了这座庙。

在日本兵离开后，他俩仍在石头椽中呆了很长时间，轻声地谈着。德翁耐心地解释了在萨克汉死亡的妙处和崇高，但他同样耐心地解释着，为什么他不愿在这天死亡的理由。德翁是个乡村孩子，出身低微的家庭，但他想在城市里生活，想发现更大、更激动人心的事。

科尔文在萨克汉的8个月里逐渐爱上这个陌生国家的人民。他们是弱小、敏感的，他们的皮肤是深浅不同的可爱的

棕色。他们一切举止是优雅的，拘谨的，甚至处在最低劣地位的人都有尊严和可爱之处。这一切给科尔文极深的印象。他们都非常慷慨大方，供给他食物，提供情报和帮助。他们冒很大的危险站在他一边，对他的唯一要求是要他和他们一起讨论哲理。科尔文学过萨克汉语“哲理”这个词，它包括生与死、残忍与慷慨、良好的风俗、孩子的教养、嗜好烈性酒以及转生的可能性等问题。

就在解放前，约翰教德翁制造吐根的方法。通过收音机他们接受指示，去一个无人迹的、孤立的海角接一艘潜水艇。潜水艇按预定时间到达了。一个上尉告诉他们，数艘美国潜水艇将在5天后到达萨克汉。他拿出一罐25磅重的吐根，叫他们尽一切努力在潜水艇登陆的那天早晨，把吐根弄进日本兵营。

约翰向德翁说明这样做的理由。吐根是最强的催吐剂，从入口到从人体排出，它仅有一种功效，那就是呕吐。如果这种吐根服用过量的话，那人肯定会由于抽搐而死。

由于有萨克汉人在日本兵营的伙夫的帮忙，他们取得了成功。第二天，他们躲在营外灌木丛中等待着。早上7点半，日本兵吃早饭；8点钟，潜水艇登陆；8点10分，摇摇晃晃的日本兵从兵营出来了。一会儿，出现了有趣的情景：路上满是停止走动而呕吐的日本兵，吐根效力在发挥作用，这些士兵摇晃着，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他们边呕吐，边喘着，摇着，扭动着，胃里什么也不剩了。一小时后，当第一批潜水艇侦察兵接近兵营时，路上、草边都是血糊糊的、精力衰竭的日本兵，他们虚弱得连头也抬不起来了。

这是德翁和科尔文在一起干的最后一件事了。3个星期

后，科尔文乘飞机回到美国。一年后，他辞去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职务并在华盛顿经营他家的生意，买下大批鲜奶，制成奶粉，并包装起来。这是一项可靠的好生意，科尔文经营得很好。

大概在1952年，报纸报道说萨克汉国内面临困难，并有采取左倾政策的倾向。科尔文简直不能相信这件事。他给国会议员写了许多长信，信中解释了那个苦心促成的萨克汉文化组织，并倡议设法掌握这个组织。一封措词客气的回信告诉他：他的建议已被转到国务院。但是，美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当萨克汉北部与共产党国家发生磨擦时，科尔文抑制不住焦躁的情绪。

他确信，萨克汉的局势很难控制。他也承认，这种局势有他自己的责任。他带着一项机敏的计划来到了萨克汉。

萨克汉多雨的丘陵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长势低矮而强韧的青草。这种草根须盘结，要用寻常的方法清除它是办不到的。科尔文通过研究发现，一种短腿的敏捷的、生长很快的牛，很喜欢食用这种青草。科尔文曾在得克萨斯州进行过试验，并得到发展。如果教给萨克汉人民利用奶制品及其副产品，那么牛就会在这块土地上繁衍起来，而不会成为无用的东西了。同时，在亚洲有销售其副产品的广阔市场。还能把奶油加工为烹饪用的酥油卖到印度。皮革能够鞣制，并且由萨克汉的手艺人制成成品。牛体内之物，更为非基督教徒所喜爱，加工成各种制品。

但首先萨克汉妇女得露面挤奶，科尔文自己干这道工序。他在萨克汉抛售由奶粉制成的食品。一年后，当得克萨斯州的母牛到达时，科尔文制作了澄清鲜奶的机具。当生意